



察察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黄金时期

出道题,人生如(),倘若是开放题目,答案一定丰富多彩,诸如人生如花、如歌、如诗、如旅、如梦、如戏……倘若是选择题,在这众多的答案中,你选什么?不同人不同年龄,不同经历不同感悟,定然有不同的选择。年轻时风华正茂,对未来诸多憧憬,人生便是如花如歌如诗;老年后见惯世间悲欢离合、生老病死、人情冷暖、宦海沉浮,便觉出人生不过是梦一场。

看一部剧,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歹人,让身边许多亲人遭遇不幸,死后带着悔意重返前世,想要洗心革面做个好人,改变亲人们的命运,他做了很多努力,却发现虽然改变了过程,却不能改变结局。编剧的意图大抵是想告诉世人,历史一旦形成,便无法改变,奉劝诸位,行善举别作恶。

所有的生命,都是向死而生,不管过程如何千差万别,死亡是无法改变的结局,不独人类。我们明明知道生命有限,荣华富贵、名利地位、儿孙子女……所有我们努力争取拥有的一切,终将随生命的消逝而消失,我们依然在代代轮回中,在活着的短短百年间,认真扮演着各种角色;在善恶、真伪、美丑、忠奸、爱恨……中坚持,人人都追求精彩,从不因结局单一而放弃努力。所以,如果让我选择,我便选人生如戏。

第一次深刻感受人生如戏,是看一位年长几岁的师兄表演。那时刚到单位,有天闲下来时,办公室的几位同事聊天,他给我普及医院里的人情世故,这位师兄面对门,绘声绘色地讲某领导的小话,提醒我要注意。突然,他站立起来,满脸堆笑地迎向门口,嘴里一串恭维之词,原是那位领导正好路过,我当时瞠目结舌。

年轻时鄙夷这位师兄,后来发现这类表演随处可见,人前人后言行不一致,并非什么严重的道德问题,而是成年人的一

种社交状态,就连自己,随着年龄增长,也多了言不由衷的时候。师兄至少没有在我面前虚伪,掩饰他对那位领导的不满。当然,我的演技不及师兄,切换表情做不到自然而然。

医院里除了产科是同喜乐,其余都是共患难,患难之中最考验人性。于是乎,各种表演纷纷扰扰,有为了该谁护理,妯娌打架;有为刷谁的卡,夫妻推诿;有孝子从远方返回,见父母疾病凶险,指责兄弟姊妹甚至医护;当然也有知恩图报,团结和睦的家庭。这些表演有喜剧的、悲剧的、感人的、愤怒的、夸张的、无厘头的……但不能只看一时的情节,时间长了,剧情极有可能反转。

一位老人退休时开始找我看病,那时我刚工作几年,如今他已鲐背之年。六七十岁时,独来独往,不愿给孩子增加负担,自理能力很强。八十岁后,身体机能明显下降,恰逢其女退休,每每陪同父亲到医院,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,一幅父慈女孝的感人画面。我认为这个老人特别通情达理。然而最近一次,老人又是艰难独行,因其女儿有了孙子,不得不去给孩子帮忙。当老人拖着苍老衰弱的身体出现在我面前时,老人没了过往的平和包容,脾气变得暴戾,怨天尤人,抱怨活着受罪,养儿养女没意思。

而我,正在接近那个老人当年的年龄。那天上门诊,连续几张挂号单显示都是我的同龄人,让我心惊复心凉。曾几何时,那些离我们遥远的疾病,已经逼近,身边频繁有人中招。看这些同龄人患病,太多因不良生活习惯和不健康的心态,催促着疾病的发生发展,便很有些哀其不幸的惋惜,和怒其不争的诘责,更有自己身体尚好的庆幸。

庄周曰:人生天地之间,若白驹之过隙,忽然而已。古人的意境实在唯美,夸



张的手法很是高明,从古至今,人们都叹息岁月苦短、时光易逝。有人说人生的黄金时期是童年,因为无忧无虑、率性天真;有人说是青春,因为朝气蓬勃、旭日东升。概没有人说是老年,人们尊老敬老,一则老去时能力下降,需要照顾;一则自然规律不可抗拒,将心比心,怜惜未来的自己。

年过半百,说年轻是逞能,说年老不甘心。有朋友说,我们这年龄才是黄金时期,在年轻人面前有资格,在老年人面前有能力,两头都要讨好我们,可不就是这样,凡事都要看积极的一面。经历50多个春夏秋冬,依然喜欢新年的仪式感,写总结、定计划、送祝福、聚亲朋、购年货……包括写下一篇跨年的文章。人生如戏,戏戏相连,演完一年又一年。

负暄和气生

□查晶芳(安徽)

午后,阳光穿堂入户,窗台下似铺了大片银色的锦缎,明晃晃,亮堂堂。拖来躺椅,背靠窗台。坐下,闭目,身与心齐齐陷入深深的温软与绵柔中。

仿佛有金色的云团,在眼前交织缠绕,又倏然离散,既像有无限的风景在铺陈,亦似有无垠的空白在延伸,感觉渐渐进入了虚空之境,唯暖洋洋的快感真真切切。原本冰凉的手脚有了初恋的温度,五脏六腑万千毛孔皆似被熨斗熨过,无一处不服帖不畅快。整个人像慵卧于春水中的一尾鱼,身不动,目犹闭,却似有股奇异的力量正通过光线源源不断地流注到身体中,舒服的小气泡咕噜咕噜咕噜,一串一串往外冒……

有诗句从脑海中蹦出。“杲杲冬日出,照我屋南隅。负暄闭目坐,和气生肌肤。初似饮醇醪,又如蛰者苏。外融百骸畅,中适一念无。旷然忘所在,心与虚空俱。”是白居易的《负冬日》。这不正是此情此景最精准的表述?倏忽间,像是跨越了千年,一眼便瞥见了冬阳下正轻吟慢诵的诗人。他布衣素履,面目清癯,双目微闭,一边轻声低吟,一边慢将髭须,其怡然之态正如此刻的我。而我们沐浴的,也是同一轮暖阳,诗人即刻便写下了传世之句,我虽只能敲出几行浅淡的文字,却也欣然快意。

犹记儿时,在奶奶家的院子里晒太阳。奶奶把厚厚的棉被搭在粗绳上,又搬来小椅子放在旁边给我坐。阳光初现时,薄薄软软,露在外面的小手仍冻得像铁块,我就把双手搁在被子上,紧贴着那厚

实绵软的老棉布,感觉就像奶奶慈爱的手在轻抚。渐渐地,日光变烈了,我把椅子搬到被子后面,这时小脸蛋已晒成了红苹果,棉被也愈发热了。奶奶拿着一根扁扁的长板子,对着棉被啪啪啪一阵拍打,被子两面变得蓬蓬松松。我抢过板子,也学样猛拍一气。然后把头伸到被子中间,哈,俨然一个小暖房,又热乎,又阴凉,长发粘在热烘烘的被子上,一根根飞起来,噼啪噼啪直响,像是伴着阳光且歌且舞。我逮住那些飞扬的发丝,让它们各归各位,可没一会儿,它们又“叛逆”了……

我坐在阳光下,奶奶就在院里院外进进出出忙个不停,时不时看下我,笑着说,多晒晒啊,小孩子多晒太阳长得快!奶奶当时可能只是信口一说,现在看来还真是有科学依据的。孙思邈《千金方》有相关记载,说小孩“于日中嬉戏,数见几日,则令血凝气刚,肌肉牢密,堪耐风寒,不致疾病”。我现在冬天丝毫不惧寒冷,且手脚始终温热,说不定真有从小晒太阳的功劳。

那会儿,我还特别喜欢抱着晒好的被子,嗅那气息。干爽,清芬,满满的阳光的味道。晚上卧在那团绵软中,很快便香梦沉酣,还总梦见自己在洁白的云团里蹦跳奔跑……

上大学时,宿舍在二楼最右边。冬日午后,倘若没课又天气晴好,就端把椅子,捧本书,坐在走廊上。目光在文字里游走,身体在阳光下舒展,渐觉心轻似羽,惬意之至。有一次,读到丰子恺的《初冬浴日漫感》。他当时是背着窗坐着看书,太阳光笼罩了他上半身,他“觉得暖烘烘地快适”。不觉莞尔,又有小小的得意:这“浴日”之趣我是深有体会呢。

后来,有了孩子,冷冬时,也常带着他晒太阳。楼前墙根下,一大一小两人,喊喊喳喳语不停。教孩子背诗。白居易那首《负冬日》,他很快就朗朗上口了。给他讲《列子》中野人献曝的故事。天寒气冽的初春,一穷困农夫于田边干活,阳光晒背,深觉其暖,他压根不知世上还有棉袍裘服可御寒,以为别人不知负暄之乐,还想着献于君王,以求重赏。孩子听后咯咯直笑,长长的眼睫毛扑闪扑闪的,连连说那人真笨。其实,那何尝不是辛酸的幽默。人的世界总免不了贫富之分,唯有造化最公允,四季有爱,岂可相负?

天寒气冽,阳光是大自然最鲜亮的语言,更是给予人类最好的礼物。院墙边,田野里,草坪上,择一处静坐,或翻书品茗,或闭目养神,与温暖相拥,任思绪飞扬。俗尘尽去,云飞花开,心即宇宙。

阅读副刊精品,请扫描二维码,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。



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